

玛雅人的“他我”观念与纳瓜尔信仰

王霄冰

内容提要 :在玛雅人和中美洲其他印第安民族中,流行着一种关于双重灵魂的特殊想象:一个人不仅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拥有一个灵魂,而且在自己的身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寄身于某种动物或自然力的灵魂,也就是“他我”(Alter Ego)。这是原生于中美洲地区的一种特有的传统信仰形式。学者们根据当地语言中的相关词汇将其称为“纳瓜尔信仰”(nagualism)。有关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不论是历史文献的解读还是当代的民族志,包括人类学的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玛雅 中美洲“他我”灵魂观念 纳瓜尔信仰

作者简介 :王霄冰,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包括玛雅人在内的中美洲印第安各民族中,自古以来就流行着这样一种想象:一个人不仅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拥有一个灵魂,而且在自己的身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寄身于某种动物或自然力(如闪电)的灵魂,也就是在“自我”(Ego)之外的“另一个我”或曰“他我”(Alter Ego)。“他我”和“自我”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二者虽然分别存在,但却可以同生共死,享有共同的命运。这与北美洲印第安人中普遍存在的保护神、西伯利亚萨满教中的帮助神、以及古日耳曼神话中“狼人”(Werewolf)等在理念上有相似之处,也就是宗教学概念中的所谓“体外灵魂”。但中美洲印第安人对于“他我”和“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与上述信仰相比更有其独到之处。

一、玛雅古典时期的“他我/灵魂”观念

早在古典时期(公元3~9世纪)遗留下的玛雅石刻与陶画文字当中,考古学家们就已发现了“灵魂”(way)的概念,写为图1所示的字形。⁽¹⁾这是一个由三个字素合成的意符:左上半部的符号代表一



图1

张人脸的侧面,中间的小圆圈表示眼睛;下半部的半圆加上中间的圆圈就构成了一张嘴巴的形象;右上半部的符号代表着人脸的另一面,上面描画着片片豹斑,代表美洲豹。整个字符指代的就是玛雅语中的“way”一词,包含有“睡眠”、“梦”、“他我”、“灵魂”等多重意义。因为玛雅人认为,人们有时可以在睡觉和做梦的时候看见自己的“他我”。这与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在理念上似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即让人们通过催眠、进入梦境,来认知清醒状态下不可得知的决定其心理性格的要素。所不同的是,玛雅人在梦中所能获知的,是有关能够决定自我命运的另一个灵魂的信息。由于美洲豹是本地区最强大且最危

险的一种动物,它们经常在日落之后的夜晚出没,并被许多君王用作自己人名的一部分(如“花-豹”、“黑曜石镜-豹”、“豹-蛇”、“豹爪”等),所以在玛雅文字中表示way的字符中,就出现了美洲豹的豹斑,构成人脸的另外一半,意指人的另外一半,即“他我”。

(1) 参见王霄冰:《玛雅文字之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122页。

表示 way 的这个字符常在古代玛雅人陪葬用的陶器上出现，所以学者们推断，“他我”的灵魂观念在古典时期属于神话的范畴，与死后的冥界生活关系密切。他们根据古典陶器上的图画和文字，考证出了以下各种可被想象为“他我”的生物种类（括号内为该物种在玛雅语中的名称）：美洲豹（hix, bahläm）、鹿（chij, kej, sib）、猴（max, bats'）、狗（ok）、野猪（chitam/ak）、獾（tsimin）、南美浣熊（ch'ik）、吸血蝙蝠（ts'uts'）、热带囊鼠（bah）、老鼠（ch'o）、负鼠（wax/och）、蝙蝠（sots'）、癞蛤蟆（much）、百足虫（chapat）、蛇（chan/kan）、火鸡（luts）、猫头鹰（kuy/muwan/muhan）、切叶蚁（xu）等。⁽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神灵和身份不明的人物可以成为“他我”。显然，充当“他我”的大多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或是生活在地里或水中的动物，而在空中飞行的物种则相对较少。这也证明了“他我/灵魂”与冥界生活的关系，因为古代玛雅人认为人死后所要前往的冥界是在水下，而不是在天上。另在古典玛雅陶画中，以上每种动物都被赋予了一些具体的形态装束和外部特征，例如图 2 左下角的美洲豹，它的脸面朝天的样子以及身后的木架所要表示的意思大约是“被捕猎和拘禁的豹子”。木架上方那一行象形文字解读出来的意思就是：“此豹，某某人之他我/灵魂（way）也。”

图 2⁽²⁾

二、当代的民族志资料及相关研究

“他我”灵魂观念不仅存在于古典时期，而且也在今天的中美洲印第安人（其中特别是玛雅人和萨婆特克人）的生活当中十分流行。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对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等地的原住民的灵魂观念进行调查、记录和研究，并产生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及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佛斯特（George M. Foster）发表于 1944 年的论文《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纳瓜尔信仰》⁽³⁾，同样出版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墨西哥学者弗恩特（Julio de la Fuente）的著作《雅拉拉克：一个萨婆特克山村》⁽⁴⁾，还有美国学者卡普兰（Lucille N. Kaplan）根据其 1954 ~ 1955 年间的田野调查所作的论文《墨西哥瓦哈卡海滨的托纳尔和纳瓜尔》⁽⁵⁾，古巴籍学者吉特拉斯·霍姆斯（Calixta Guiteras Holmes）的民族志《灵魂的冒险：一位磋齐尔印第安人的世界观》⁽⁶⁾，赛乐（B. Saler）的论文《纳瓜尔：一个普韦布洛州克曲

(1) Grube, Nikolai & Werner Nahm: "A Census of Xibalba", in Justin Kerr (ed.), *The Maya Vase Book*, 4, New York: Kerr Associates, 1994, pp.687-715.

(2) <http://research.mayavase.com/kerrmaya.html> (2012/8/25), File No. 791 (局部)。

(3) George M. Foster: "Nagualism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in *Acta Americana*, 2, Los Angeles, 1944, pp.85-103.

(4) Julio de la Fuente: *Yalálag. Una villa zapoteca serrana* (= Série Científica, 1). México: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49.

(5) Lucille N. Kaplan, "Tonal and Nagual in Coastal Oaxaca, Mexico",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96, no.274, 1956, pp.363-368.

(6) Calixta Guiteras Holmes: *Perils of the Soul: The World View of a Tzotzil Indi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

人村庄的魔法与巫术》⁽¹⁾和赫尔米特(M. Esther Hermitte)的论文《皮诺拉村玛雅人的纳瓜尔观念》⁽²⁾,德国学者科尔勒(Ulrich Köhler)的著作《冲毕拉尔,邱累拉尔:磋齐尔玛雅人的一篇祭文中所见中美洲人的宗教和宇宙观的基本形式》⁽³⁾和论文《关于墨西哥的“他我”想象及纳瓜尔信仰的民族志笔记》⁽⁴⁾,及其弟子杜尔(Eveline Duerr)的田野调查报告《萨婆特克人的“他我”想象和墨西哥瓦哈卡谷地的纳瓜尔信仰》⁽⁵⁾。

从以上著作和论文的题目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这种中美洲地区特有的信仰现象的学术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从最初的借用北美印第安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保护神”(guardian spirit)概念来形容这种现象,到后来的直接使用当地土著语言中的专名如阿兹特克语的“纳瓜尔”(nagual,原意“魔法”)、“托纳尔”(tonal,原意“灵魂”)、磋齐尔玛雅语中的“冲毕拉尔”和“邱累拉尔”(chonbilal和ch'ulelal,分别指代“自我”与“他我”的灵魂),从而建构出了“纳瓜尔信仰”(nagualism,又译“纳瓜尔教”)、“托纳尔信仰”(tonalism)和“他我想象”(Alter Ego-Vorstellung)等专业术语。而从事古典玛雅文明研究的学者们则按照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仍然坚持使用邱尔玛雅语和尤卡坦玛雅语中的way的概念。尽管名称不同,我们可以确信它们所指代的都是同一种区域性信仰,并且也可以确认这种信仰形式的原生性,排除西班牙殖民者从外部将其带入本地区的可能性。

学术界对于纳瓜尔信仰本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早期阶段,人们根据来自其他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将这种信仰现象与巫术、魔法等联系在一起,有的认为它带有加害于人的负面功能⁽⁶⁾,有的则认为“他我”在土著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和“保护神”相类似的正面角色。⁽⁷⁾然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大量民族志资料却越来越全面地揭示了纳瓜尔信仰的真实面貌,显示出它与其他地区的魔法、巫术或“保护神”信仰等完全不同的特征。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中美洲的“他我”与“自我”之间并不存在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也不可能像古日尔曼人信仰中的“狼人”或“熊人”那样相互变身,并且,“他我”也不能像萨满教的行事方式那样通过仪式被召唤或被影响。在玛雅和萨婆特克等印第安人的心目中,“他我”就是完全生存于另一个世界的自己,是人体外的第二个灵魂。如果一个人生病,就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她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她的“他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死亡或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他我”是谁、生活在什么地方。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梦见到自己的“他我”。有时在婴儿出生时,接生婆会试图诊断新生儿的“他我”为何物。当一个人确认了自己的“他我”是某种动物之后,那么他/她就会把自己的相貌、习性和这种动物联系在一起,比如认为自己的“他我”是豹子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性格特征

- (1) B. Saler: "Nagual, brujo y hechicero en un pueblo quiché", in *Ethnology*, vol. 3, 1969, pp.305-328 & reprinted in: John Middleton (ed.): *Magic, Witchcraft and Curin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p.69-99.
- (2) M. Esther Hermitte: "El concepto del nahual entre los mayas de Pinola", in Norman A. McQuown & Julian Pitt-Rivers (eds.), *Ensayos de antropología en la zona central de Chiapas*, México: 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 1970, pp.371-390.
- (3) Ulrich Köhler: *Chonbilal Ch'ulelal. Grundformen mesoamerikanischer Kosmologie und Religion in einem Gebetstext auf Maya-Tzotzil* (= Acta Humboldtiana, Series Geographica et Ethnographica, 5),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7.
- (4) Ulrich Köhler: "Ethnographische Notizen zum Alter-Ego Glauben und Nagualismus in Mexiko", in *mexicon*, 5, Heft 2, 1983, pp.30-32.
- (5) Eveline Duerr: "Zapotekische Alter Ego-Vorstellungen und Nagualismus im Tal von Oaxaca, Mexiko", in Eveline Dürr & Stefan Seitz (Hg.), *Religionsethnologische Beiträge zur Amerikanistik*, Münster: Lit, 1997, pp.105-120. 杜尔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在萨婆特克人中确认出了以下这些常被当做“他我”的动物类型:蛇、美洲豹、郊狼、驴、秃鹫、猫、山羊、狗、鹰、鹿、鸡、火鸡、蜥蜴、鬣蜥、兔、鹅、马、癞蛤蟆、乌龟。
- (6) 参见 George M. Foster: "Nagualism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in *Acta Americana*, 2, Los Angeles, 1944, pp.85-103.
- (7) 参见 Elsie Clews Parsons: *Mitla, Town of the Souls and Other Zapoteco-speaking Pueblos of Oaxaca, Mexic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该作者在使用“保护神”这一概念时,很可能受到了颇有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关于北美印第安人“保护神”的著作的影响,参见 Ruth Fulton Benedict: *The Guardian Spirit in North America* (=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9), Menasha: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23.

(下转 41 页)

范围，如 aj kim “死亡之主”和 ajaw k'in “统治者太阳”。另外，玛雅神灵的名符也可以是意符和音符的结合。这与玛雅文的特殊拼写法相吻合。没有一个玛雅神灵的名符不带至少一个意符，如 A 神名符中的 Z148 (kim)，D 神名符中的 Z13 (itz) 和 Z146 (am)，G 神名符中的 Z1341 (k'in) 和 I 神名符中的 Z21 (sak) 和 Z109 (chel)，而要想确切了解这些意符的含义常常不太容易。从文化史角度来看有趣的是，在破译玛雅神灵名符时我们了解到，玛雅神灵以及他们的得名都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研究中人们也尝试寻找玛雅神灵名符与殖民时期流传下来的用拉丁字母书写的玛雅神灵名字之间的关联。这个方法对破译较难的名称如 itzamna 很有帮助。这个玛雅象形文字名符之所以能够被完全解读就是因为它在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用拉丁字母写成的原始资料中多次被提到。同样，不难破译的象形文字名符 Z42:1341 (ajaw k'in) 也常常出现在早期殖民时期用拉丁字母写成的资料中。只是殖民时期拉丁字母的原始资料并不是破译 Z42:1341 (ajaw k'in) 这个名符的依据，而是为人们先前对这个名符破译的正确性提供了原始资料的印证。其它在殖民时期资料中寻找与古典时期玛雅神灵的对应符号的尝试所取得的结果却不令人满意。直到殖民时期仍有保留的大部分玛雅神灵的名称多是一些特殊的神灵，而非玛雅文明早期出现的主要神灵。16 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对玛雅信仰文化和风俗礼仪的快速全面的压制，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这些主要的神祇。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无法从殖民时期及后来的民俗研究资料中了解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以前的玛雅神灵的情况，而只能依赖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和图片资料，来对玛雅神灵名称及名符进行直接破译和诠释。

(责任编辑 杜 澄)

(上接 44 页)

描述为脾气暴躁、特别凶悍和爱吃肉等等。尽管如此，“他我”与“自我”只能并行存在，二者地位平等，互不干涉。人类也不能通过宗教手段去主动地影响对方，以改变自我的命运。人们最多所能做的，就是特别善待那类被认为是自己的“他我”的动物，有时给它们喂喂食。

有关玛雅人和中美洲其他印第安人的“他我”信仰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穷尽。纳瓜尔信仰无论就其内在结构还是就其外在的功能机制而言，目前都还留有許多未能明了的细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学术建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古典时期玛雅人的“他我/灵魂”想象似乎局限于死后世界，而今天的玛雅人则更加重视现世生活当中的“他我”及其与自我命运的关系。但这也可能是由于所用资料的不同缘故，因为对于古典时期的研究完全依赖于考古发掘的图画和文字资料，在内容上自然更多地涉及神话和宗教的主题，而今天获得的民族志资料则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而非集体的神话想象与宗教信仰。上文提到的吉特拉斯 - 霍姆斯 (Calixta Guiteras Holmes) 的民族志《灵魂的冒险：一位磋齐尔印第安人的世界观》，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将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结合起来，使二者得以相互印证与补充，并通过比较以了解其历史发展与变迁情况，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种中美洲土生土长的传统信仰形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将双重灵魂观念与其他地区的相似信仰（如保护神/帮助神、狼人/熊人、佛教信仰中的前世身份、中国的十二生肖等）加以比较，从而更加精确地定义其本质、类型，也是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

(责任编辑 杜 澄)